目　　录

叶德生传略……王朝华(1)
王范之传……魏绍桓(6)
德阳县教育今昔鸟瞰……魏绍桓(17)
德阳中学校史……文昌躬　池宗南(26)
原德阳县知识青年参加赴印缅远征军概况……江用之(45)
回忆二送德阳知识青年军……李　辉(49)
特编队捕匪记……李若谷(58)
“三同故事”旅游点之一：
邓艾死于“三造亭”始末……黄天涛(63)
德阳旅游胜地
万佛寺（罗真观）……艾　泥(69)
德阳风味小食
果汁牛肉　熊蒸肉　回肠旺子汤　牛肉馅子豆花(儿)
……刘期文(73)
李调元轶闻选录　(续载之二)……刘期文(79)
从曾举人“中举”看清末的科举制
……曾宪增　王朝华(82)

叶德生传略

王朝华

叶德生又名叶尚宽，系我县早期共产党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出生于德阳孝泉乡楼楼房子（现市中区孝泉镇月楼村）。

叶德生幼年就读绵竹名师章秀斋兴办的蒙学堂，与绵竹革命先烈王干青同为章师门生。因此幼年即结识王，受其薰陶，获益颇多。后叶德生入绵竹县立中学堂(校)，毕业后考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受王右木、吴玉章等革命先辈影响，思想比较进步，但仍以“教育救国”为其宗旨，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成回川，在重庆第二女子师范任教，为有名的史地教员。当时四川军阀连年内战，以致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德生对此痛心疾首，无可奈何！适孙中山先生联合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党建议，兴办黄埔军官学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准备北伐。1925年德生激于革命热情，毅然辞去教职，投笔从戎，于当年七月入黄埔第四期政治班学习，在学习期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月黄埔四期结业，七月被委任为北伐第四军某团党代表，在进攻武昌时，叶德生身先士卒，连负数伤，仍坚持不下火线，受到全军表扬，荣获奖章。武汉黄埔军分校成立后，叶到军分校工作。当时蒋介石倒行逆施，引起国人不满，德生发动黄埔同学会同学共同反蒋。蒋闻息后，于1927年三月派其心腹曾扩

情到武汉进行游说，曾邀请叶德生、李鸣珂等川籍同学数十人，劝说："只有全体同学，一心一德的在校长领导下，才能完成北伐的历史任务，才有光明的前途，否则各走一方，难免不演成自相残杀，同归于尽的惨局……"。叶等答："我们之服从校长与否，不以个人利害为转移，只要校长大公无私，对共产党同学一视同仁，并贯彻三大政策，坚持走革命的道路，不引用张静江等那些老朽昏庸之辈，真诚与共产党合作，希望你将此意转告校长"。叶并将意见写成信交曾带回。（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九辑第169页曾扩情《黄埔同学会始末》）。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黄埔武汉分校第六期学员，改编为二方面军的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叶德生任教导团党总支书记，由团长叶剑英率领到广州驻四标营训练，于12月11日晚举行起义。起义失败后，叶被敌人追捕，幸遇长堤白云观老方丈掩护，嘱其剃发着袍，化装和尚。当敌人追到观内寻找时，老方丈答："未见有生人到庙上来"，德生才得脱险。叶在庙上住了数月后，仍化装和尚，绕道上海于1928年春夏之间返川，并将其遭遇经历告知当时四川省委代理书记张秀熟同志，张知叶是党员，但以留在党外作用更好些，故未谈及恢复组织关系问题。叶亦深解其意，在白色恐怖的情况下，彼此心照不宣，默默的为党工作。适遇王干青领导绵竹"七·四"西山大暴动失败，遭到敌人追捕通缉，需要隐蔽，叶留王于家化装为佣人，加以掩护。后为敌人查觉，又将王转移到双流县红石桥建平小学化名王潜夫进行隐蔽。叶将王干青同志安排好后，即先后在成都私立浙江大学（地址在原成都联中对面）。成都公学（地址在原教场）任教，

并与卢龙白眉初合作编绘《北平建设图》一册。以及《一·二八淞沪之战地图》后又在成都三桥南街开设书店，秘密出售进步书刊。

1934年夏，康泽率别动队同国民党参谋团入川。康与叶德生同系川籍黄埔四期同学，见叶已为川中教育界知名人士，且已“脱党”多年，欲加以利用，以壮大自己声势。于1935年秋，特意邀请叶德生出任成都联中校长，经张秀熟、王干青等同志同意，认为叶德生担任联中校长，可以公开活动，对党有利。

叶任联中校长时，学校政治空气趋于活跃。学生大胆议论政事，公开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当时有该校高中学生李大庸，在一篇作文中，大发议论，痛骂蒋介石：“夫吾国贫弱入根，在于专制，专制之弊，在于独裁，今蒋介石乃吾国之大独裁也。吾国贫弱之因，皆起自于彼，欲救吾国之贫弱，当先除之……”。语文老师一见大惊，忙将其文交叶德生校长处理，叶看后说：“此人定有神经病，不然竟如此胆大包天辱骂委员长呀！”。当即将李叫来，嘱其马上退学回家养病。后特务追查其人，叶早已将李送往远方避祸，得免受害。

西安事变后，国共虽然合作，但蒋介石玩弄两面手法，对共产党人及其非蒋系军队，极尽收罗、利诱、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之能事。康泽不断与叶纠缠，1936年委叶德生为峨山军训团排长，为全川中级学校校长之首。1937年又委叶任全川高级中学集训队大队长，封官进爵，意欲拉拢叶为之效力。叶德生为人正派，为了摆脱康的纠缠，毅然辞去联中校长，随川军二十一军出川抗日，任教导队总队长，随军奔赴

江西抗日前线。不幸被日寇炮伤头部，住院数月，于1939年秋回家养病。在此期间，康泽对叶仍纠缠不已，使叶对此处境甚感困难。因康泽多方梗阻，无人敢于聘请，不能任教，但又不愿为官。康曾多次委以官职，叶皆婉言谢绝。敌我之间，斗争至为激烈。康泽拉拢叶，自有其反革命目的。其人心狠手毒，若不如意，随时可置叶于死地。同时崇宁地下党又遭破坏，叶德生心中更感不安，唯恐一旦有失，涉及面更广，于党更为不利。为避免康的纠缠，借口躲避空袭，移散到新都乡下居住。他隐居乡下，对党的事业也不无好处。1940年成都“抢米事件”，省委罗世文、车耀先被捕，组织上通知张秀熟同志离开成都。张行至新都，见到处都是特务，情况非常危急。叶德生冒风险把张秀熟同志接到乡下家中暂避，保护了张的安全。后张来往成（都）绵（阳）道上，皆住在他家。

叶德生虽然隐居乡下，但对国民党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贪污腐化更为不满。由于他不肯附和康泽，特务们已把他和在孝泉的侄儿叶厚本列入特务档案，称为“叶奸德生”并加强监视。（见县档案特171号23卷19页载）由于特务对他的严密监视，行动言语在无形中受到限制，遂与王干青、李筱亭等同志失去联系，在此情况下，于1941年夏，皈依佛门，拜能海法师为师，在家念佛诵经。但康泽仍不死心，数次请他出山担任职务。为了彻底摆脱康泽纠缠，在这年冬天，到成都石羊场近慈寺出家，当了和尚。1942年四月八日受戒，取法名“仁修”。能海法师亲为剃度，并任叶为近慈寺沙弥堂堂主，主管教育沙弥事宜。适王干青因1941年四月，绵竹县红灯教暴动事件，被国民党怀疑，到处搜捕。王辗转

转移多处，仍无一安全之地可留。叶遂将王隐于近慈寺，与王同为能海法师译释佛经典义。

1947年能海法师命叶德生赴彭县龙兴寺建修佛塔。在此期间，张秀熟、王干青等同志常去看望他。他虽然再也不谈论政治，可对党、对同志仍极为关心。1948年，1949年时成都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空气十分紧张，而张秀熟同志因工作关系，又不能离开成都，叶德生遂将张安置在成都东桂街他的家里。嘱其家属务必精心保护，使张得以安全工作。

1949年冬，叶德生腰腹疼痛，后变为恶疮，腹下脓肿，医生诊断后，需住院开刀治疗。但因塔砖已经烧好备齐，佛塔模型早已完成，建塔即将开工，在此关键时刻不能离开工地，坚持待破土动工后，再行就医。因此拖延日时，病势加剧，1950年春，回近慈寺不久，即与世长辞，逝年53岁。

" " " "

附记：叶德生同志，系我县早期共产党人。但因他在外工作多年，县内很少人知，他的老师郭敬宇先生，同学徐靖芳先生及绵竹章璞老师等人，虽有所知，但皆已作古。我们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查阅资料，访问亲属以及曾和他共事的川中革命老前辈，如：江西省副省长，南昌市市长黄霖同志，西南技术物理所离休干部张万禄同志（原川大地下党员），九五厂离休干部黄继道同志（原川大地下党员），和四川省顾问委员会委员，原四川省委书记张秀熟同志及原联中第十班同学黄天涛同志及原能海法师侍者广汉张兴良先生等。多承他们提供很多情况，本文始告写成，特此致谢。

王　范　之　传

（1915——1973）

魏绍桓

王范之名献模后改宪模。男，四川省德阳市西街人，生于1915年阴历5月15日。兄弟四人，排行居长。其父王春如，原名芝明。习中医，擅长国画，精研佛学，旁通文史，能弹琴舞剑，为人正直，淡于名利，性格开朗。晚号"染香老人"。因常自称："我不惹人也不怕人，"故人称"胆大山人"。建国后为开明人士、特邀代表。1958年去北京，曾为"荣宝斋"绘山水画。1959年病逝。范之一生成就除本人奋发刻苦、执着追求而外，实与其父之影响和支持攸关。母彭书慧。

范之年七岁与二弟王宪楷（现为成都市华西医科大学药学系教授）同入德阳县模范小学校（今市一小）启蒙。入学时由王之声老师更献模为宪模字范之。在校期间绘画冠全班。六年后结束小学教育。春如先生又特为延请杨福安老师来家教习古文。由此开始，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深深地吸引了这位早熟的有志少年。

1930年王范之考入成都市"成城中学校"学习一年。

1931年因春如先生不愿子女作官，而一心要让他们能以医术谋生，使其考入华西协合大学医学院（即今成都市华西医科大学）学习，故春如先生又托人介绍，将范之由成城中

学转入华西协合中学预科(初中)就读。

华西协合中学是华西协合大学的中学部。这是一所教会学校，在当时颇为特殊。首先是外籍教师多，学生除学习第一外语英文外，还必须选学第二外语即日文或法文。其他课程的学习也和一般学校大不相同。如属于文科方面的课程有中外历史、中外地理、中外文学概论、文字学、论理学（即逻辑学）、伦理学、甚至还有大小字等等；属于理科方面的课程则除三角、几何、代数、解析几何、物理、化学、生物等而外，还有自然科学概论。理科所有课程包括地理在内都有实验实习课。每班20人，分为10个实验小组，每组2人，共用一套仪器，教师指导，学生自己动手操作。作练习题时则合班，教室三面均有黑板，学生上黑板演题，老师和同学共同改错。该校在高中阶段实行文、理分科，后因毕业统考而停止。范之在该校初中阶段即已向当时成都市的大报《新新新闻》副刊投稿，且被连刊三篇，以致该报编辑来信，竟误认范之为学校历史教员。这一成功，使范之大为兴奋。但在1936年高中毕业统考中，范之却因在校酷爱文史而留级一年，至1937年经再度统考后，王范之毕业于成都市华西协合中学校高中部。

高中统考结束后王范之以第一名考入成都光华大学政经系，但因不合春如先生心愿而未能入校。1938年范之再次投考，又以第一名考入成都金陵大学史学系，（是届仅取三名考生）。这时春如先生已不再固执己见。于是从1938年开始，范之成了金陵大学史学系的高材生。但至1939年春季期中考试结束，范之回家休假返校后，史学系教授陈恭录在课堂公布考卷分数，范之不仅分数较低，而且答卷中应是属于富有

创见的观点却遭到了粗暴的公开批判，范之表示不服并根据众多史料，当堂反驳，致使陈教授无言以对，拂袖而去。次日王范之即接到了学校当局“毋庸来校”的退学通知，使范之深感大学之文科课程束缚了他的思想，从此决心自学，不愿再进学校了。

春如先生通情达理，且颇能因材施教，范之离开学校回德阳后，他将西街寓所后楼辟为范之专用读书处，又为大量购置《廿四史》等书籍，鼓励专心治学。范之亦深感有负严父厚爱而内疚，因之日夜苦读，自甘寂寞、清苦。并将读书处取名“见一楼”。

从1939至1949的10年中，范之虽曾继续在德阳各校执教，但基本上仍是“见一楼”的寒窗治学生涯。这一时期他广泛地阅读并钻研了黑格尔、康德、费尔巴哈、罗素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达尔文的进化论直至马、恩、列的哲学著作，中国的古文字学、考古学、古医学、古货币、古代音乐绘画、古典文学、佛学、金石铭刻以及中外史地等等，但范之特别深下功夫的是先秦哲学并专治《吕氏春秋》。从1942年起，王范之开始在当时国内的学术权威杂志以及其他各大报刊发表了《评冯友兰〈新理学〉》（1942年《时代精神》7卷2期）、《中国古代的田制与地税》（1942年》新新新闻旬刊》）、《王充思想评议》（1945年《东方杂志》40卷19号）、《杨朱“为我说”发微》（1945年《东方杂志》42卷19号）《论孔子“性”说并评钱穆〈辨性〉》（1946年《中国文化》第2期）《科学与玄学》（《新中华》2卷4号）等颇有创见的学术论文；同时还于1947年在成都启文书局出版了《先秦性理通诠》一书，这本书的封面标明系“见一楼

丛书之一”，由此可见范之治学之雄图。

建国后王范之执教于德阳中学并担任史地教研组长，他利用一切业余时间从事科研，1953年在《中华医学杂志》第4号上发表了《先秦医学资料一瑣》一文，1955年又在《光明日报》学术副刊《哲学》上连续发表了《杨朱和他的思想》等学术论文，在谈“杨朱哲学”的文章中，王范之揭露了杨荣国教授抄袭他建国前发表在《东方杂志》上那篇论文里的资料和论点的颇不光彩的行为。这些文章引起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冯友兰先生的关注和回忆…… 13年以前，当范之还是一个嘴上没毛的无名小伙子的时候，就曾经胆敢碰了一下大名鼎鼎的学术界权威，而这位权威就正是今天的冯友兰所长。冯先生不仅不介意，反而认为人才不可多得，亲自给范之写信，邀请他去哲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冯友兰先生的这种学者风度，颇为知情者所称道。1956年冬，王范之由国务院专家局直接调离德阳中学。范之去北京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组副研究员。

1957至1958年期间，王范之在中国科学院参加了《中国哲学史资料汇编》的编写工作，这是一部大型的资料工具书，从先秦至近代，按历史时期分为若干分册出版。此书完稿于1958年11月20日，中华书局于1964年11月出书，有精装、简装两种版本，简装本更书名为《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公开发行后，风行国内外，特别是日本更为重视，很快销售一空。王范之在署名编辑中为第二名。该书“先秦部分”之《庄子》、《孟子》各篇为范之注释并翻译为白话；《管子》、《吕氏春秋》各篇则为范之所校改。除此而外，范之还带了苏联研究生布诺夫，这位研究生来中国科学院，是专门研究

"王夫之哲学思想"的。范之接受这个任务后，不仅专门为布诺夫讲了《船山遗书》，而且还旁及其它，同时讲了庄周的《逍遥游》、王充的《论衡》，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等等。布诺夫在科学院三年学成归国前夕，执意邀请范之全家去北京高级餐馆共进午餐，还给范之的幼女王瑞萌买了骆驼、飞机等高级玩具，以表达他诚挚的师生情谊。至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所还保存了一套王范之为布诺夫讲学的纪念照片。这一时期，范之还在1957年的《医学史与保健组织》上发表了《从〈山海经〉的药物使用看先秦时代的疾病情况》和1959年的《人民保健》第4号上发表了《扁鹊与俞附　我国最早的内科医家和外科医家》等学术论文，又参加了由中华书局于1959年出版发行的《中国大同思想资料》一书的集体编纂工作。浩大的工作量，艰辛的脑力劳动，营养的极度缺乏，范之终于在1960年病倒了，缠绵近一年。病稍愈，1961年范之又主动申请"支边"，去中国科学院内蒙古分院从事科研，同时又在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执教并带研究生。

王范之在内蒙古大学执教期间，首先是为中华书局编辑部哲学组主编的一套《中国古典哲学名著选丛书》编撰一部《吕氏春秋选注》，全书15万余字，参考及引用中、日两国古典书目达150余种，1965年9月交稿，不幸随即发生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直至1981年8月，始得以"遗著"名义出版，初版31,500册，很快脱销，不久再版发行。在学术界获得了高度评价，在社会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在读者中留下了深刻印象。范之在这一科研领域中作出了出色的贡献，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惜他已不能亲自品尝这种快慰之感了。

1961年11月23日王范之还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从〈吕氏春秋〉看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唯物主义观点》一文，长达一万余言。1962年2月9日在北京《光明日报》哲学专刊328期上发表了《惠施"十事"形而上学的诡辩本质》，又在同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代哲学文选》（先秦之部）中发表了《庄子〈天下篇〉今译注》、1963年11月在《文史哲》杂志发表了《穆天子传及其所记古代的地名与部族》，文长10,200余字。再是从1962年5月到1963年6月，王范之先后在《光明日报》、《江海学刊》等报刊上发表了《论刘基》、《刘基的唯心自然观——与容肇祖商榷》、《刘基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者吗？——再与容肇祖商榷》等论文、与著名学者容肇祖先生展开了学术探讨。1984年王范之的子女在北京见到范之在科学院的同事，中国著名学者、黑格尔逻辑学研究专家贺麟先生，贺老称赞说："你父亲在内蒙发表的"三论刘基"，使容肇祖先生无法再论，十分精彩"。范之生前，贺麟先生曾建议与其合作写书，惜乎未果。范之死后，贺老又力荐出版范之遗著《吕氏春秋研究》。甚至连没有和范之共过事的中国著名学者任继愈先生在同年见到范之子女时也表示十分敬佩范之的人品和学识，并热情地为范之子女联系工作……范之生前在内蒙古大学发表的最后一篇论文是1965年《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第513期上的《略论龚自珍的形而上学哲学思想》。

"文化大革命"前一年，王范之相继被评为内蒙古大学及呼和浩特市的先进工作者，但在1967年下半年范之却因1942年为逃避四川的"抓壮丁"而接受了当时在成都防空司令部任职的一位名叫王席儒的亲戚主动、善意和以私人关系

偷填的一张“防空司令部中校秘书”之假证件而被“造反派”打成“历史反革命”受到隔离审查和残酷批斗。他的妻子，一个四川新都县贫农出身的女儿，文化不高但却练就一手漂亮的毛笔小楷，范之一切著作的第一个读者和缮写者，在北京科学院“家属委员会”工作期间曾三次评为先进个人直到1961年离京前夕还出席过北京市“群英大会”的魏盛仪同志则被无辜株连。忧愤成疾、病倒入院。范之此时白天挂牌游街、接受批斗和劳动，夜晚床前伺候病人。1968年“造反派”抄走了范之的所有著作，魏盛仪在医院正输液时，护士无情地拔去了输液针，致使于同年6月抱恨辞世。妻子死后，无钱安埋，仅以草席裹尸，留下了四个既失去母亲又没有工作的孤苦子女。坚毅的范之这时也崩溃了，埋掉妻子之后四月，一天他被押着劳动在中午回家做饭时突然晕倒在锅台上，从此两腿麻木，但仍然白天管制劳动，夜晚逼写交待材料；1969年病情转重，生活已不能自理，幼女瑞萌辍学回家照料。1970年外调人员已证明范之没有任何“历史问题”，但在1971年“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被列为清查对象。1973年3月，范之破釜沉舟，领着两儿两女逃亡北京大女王瑞若处，刚进女儿家门，便又接到了“造反派”的“勒令”，在京未及两月，一代学人王范之便于1973年5月3日夜晚与世长辞了，年仅58岁。范之死后，在亲属和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内蒙古大学政史系革命委员会被迫草草地召开了一个追悼会，悼词中肯定了他在教学上的成绩和在工作上的认真负责等等，1980年再次落实政策，对子女作了安排和抚恤。

王范之一生，始终是一个正直耿介、豁达大度、清苦自守、坚强而又勤奋的学者。他在“文革”中被折磨病倒卧床

不起之际，尤命幼女王瑞萌画了一幅“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鲁迅象挂在墙上，朝夕相对。临死之前又写了他一生中最后一篇长达2万3千余字的论文，《从庄子说到李斯》。这篇文章是针对“四人帮”一伙假马克思主义者而实际上是一伙野心家、阴谋家而发的，已经不是纯粹的学术论文了，应该说是一篇含蓄深沉的讨伐“四人帮”的檄文。1960年冬范之的父亲春如先生在北京身故之前刻，他在病榻侧守候时，还将灯光遮了背过脸去专注地读书，春如先生见此情景，不觉发笑出声，连说：“很好，对，就应该这样，你理解我了。”半小时后，老先生在范之手臂上含笑辞世。范之人瘦削、中等身材、深度近视，并无堂堂仪表，然其精神世界之广阔又岂可以貌相之。

王范之一生著作达70余种(篇)，其约一百五十余万字，并已由范之生前亲手编定为《困学集》10册。计第一册为《批判集》；第二册《哲学史与哲学家》；第三册为《哲学史范畴与论题》；第四册《专书讨论》；第五册《通考》；第六册《余篇》；第七册《中国古代医学史》；第八册《专书浅注》；第九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第十册《吕氏春秋研究》。已刊行者未及三分之一。范之全部著作已经清理发还，现由其幼女王瑞萌同志保存待印。

1964年3月28日王范之曾在内蒙古大学致本传作者魏绍桓的信中写道：“……我深深感到，只有听党的话，毛主席的话，工作才会作好，路道才会愈走愈宽阔、愈光明。”就是这样一个人民的好儿子，党的好同志，品格高尚、学识渊博的好学者，在“十年动乱”中竟被当作敌人折磨迫害致死，而类似事件又何止亿万，这难道还不是一种极其愚蠢的自我毁

灭行为吗？！又焉能不启人深思！看来的确应该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了。假如范之能够重生当今盛世，他那横溢的才华，定会发出更加夺目的光辉！范之不幸含恨早逝，范之有幸，重睹天日！呜呼，范之：魂兮，归来！

1986年9月12日—9月19日子夜完稿。

附注：本传系据①、传主王范之本人著作；②、范之本人在“文革”中写的“交待材料”；③、范之子女为落实政策而写的申诉材料；④、范之生前写给本传作者魏绍桓的信件；⑤、范之二弟王宪楷教授，四弟王献楫同志(四川省广元市人民医院院长)以及范之长女王瑞若老师提供的书面材料；⑥、特别是范之爱女王瑞萌同志提供的大量珍贵资料；⑦、最后是作者和传主生前共事期间所得印象等等整理成文，谨请范之亲属生前友好和读者同志批评、指出。

魏绍桓

1986.9.20.夜。

附：王范之未刊遗著目录

（1）吕氏春秋通考
（2）先秦名学考
（3）穆天子传考证
（4）吕氏春秋研究（约40万字）
（5）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6）先秦哲学史上的概念和范畴

（以上为专著）

（1）从名、实争辩看先秦诸子

(2)邓析学辨
(3)论惠施及其它
(4)周易元、亨、利、贞四德本义钩沉
(5)孔门传经系谱辨疑
(6)中国古代治水者及其传说
(7)李冰治水及其传说(约5,700余字)
(8)中国古代壁画家及其作品
(9)读嵇文甫先生《论孔子的历史评价问题》
(10)两晋五胡十六国系统年表
(11)五代十国系统年表
(12)《东西均》"合二而一"与辩证法
(13)仲长统《昌言》及思想
(14)"杨朱思想"三论
(15)《牧誓》小疏
(16)庄子哲学的诡辩本质
(17)商殷思想考释
(18)关于庄子《天下篇》
(19)史记老子传考辨
(20)《吕氏春秋》中有关"老子思想"的一些资料
(21)《周易》元、亨、利、贞解
(22)论《吕氏春秋》
(23)从先秦天道观看老子哲学
(24)庄子《天下篇》作者问题新探
(25)杨简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
(26)关于两汉哲学思想中唯物论者对于"天"、"气"、和"形神"的解释

(27)先秦药物学
(28)先秦医学史略论
(29)论杨朱
(30)《吕览》中《用众》等五篇浅注
(31)论孔墨之争
(32)从中国哲学史角度看佛教禅宗思想
(33)方以智的前期思想
(34)汉末两大唯物主义哲学家—王符和仲长统
(35)孔子为什么“贵仁”
(36)荀卿和韩非
(37)从庄子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说到他提出有关自然的疑问及其反唯物论的手法
(38)从庄子说到李斯
(39)李冰治水及其传说(约15.000余字)
(40)《盐铁论》中所记载的汉代“平準”
(41)吕氏春秋《劝学篇》译注
(42)在《吕氏春秋》里见到的关于中国古代医学史上的病理论
(43)关于《礼记》
(44(关于《吕氏春秋》
(45)从古蜀文化说到德阳汉墓的考查

注：本目录系据王范之遗著保管者王瑞萌同志提供的资料整理而成。

魏绍恒

1986.9.20.子夜